



田岸种豆

□黄志专

金秋十月,又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。走到一片水稻田边,一眼望去,金灿灿的,一派丰收的景象,看着心情格外舒服。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田岸,却以草的墨绿,隔着一畦畦水稻,它,就像大地的脊梁镶嵌在稻田当中,以清晰可见的骨骼,默默地撑起并见证着这片田野丰茂的岁月。

望着田岸,不由想起了田岸豆。

田岸豆,顾名思义,就是种植在田岸上的豆。这是一种“套种”模式,常为人们所接纳、施行、推广。

在生产队集体耕种之时,虽然有些生产小队按照人口将一条条田岸分给农户个人搞创收,但大部分田岸一般是空置着的,任由小草恣意狂长,与水稻一道并驾齐驱。

再后来,分田到户,家里有了几亩农

田,田间地头,凡是能种植的地方,人们都会去种植,这田岸自然也就不再“空置”了,就用来套种豆类作物。

田岸种豆一年一般有两季,一季早季,一季晚季。早季种绿豆,晚季种“九月豆”,也就是黄豆。

无论是早季还是晚季,在水稻插秧之后,或秧苗泛青之时,大家就开始种豆。如果有人手,一个握着锄头,在田岸上挖掘,一个在后面下种豆籽,再回填泥土。如果人手不够,只有一个人,那么这个人就得先包揽挖掘、下种、回填土壤等活儿。大概每隔一步播下三五粒种子,就这样把田岸都种满了,几天之后,种下的种子就开始发芽,顶出泥土,以绿色的芽孢萌动地张望着这片田园。

再过一段时间,豆子已经开枝散叶,日渐苍翠起来。这时,我们就来到稻田里,脚插在稻田秧苗缝隙间,弯着腰,双手从岸边抓些泥土在豆苗边围筑一个小土圆,以便施肥。一切做好了,等围圆的泥土干了之后,我们就会从家里挑来一担担土粪,给豆苗逐一放点点粪,再挑农家肥料水来浇。这些豆苗,真是很配合,也很争气,不负农人期盼,吃到肥料,便“蓬蓬大”,一天一个样,茂盛得让人吃惊。

时间流逝,田岸上的豆,田间的水稻,一样地长大,长旺,越发迷人,越发茂盛,蓊郁地映入你我的眼帘。豆苗很快就开花长豆了,我心里满是喜悦,它们也好像感受到我的情绪,高兴得摇头晃脑,一阵窸窸窣窣,回响在田园周围,演奏着成长之歌。

不久,水稻开始泛黄了,一片黄澄澄的。而“田岸”豆也结满了一串串一穗穗的豆,也伴随着水稻的黄而变幻色彩。如果是早季,那绿豆在烈日暴晒下,绿豆外壳开始变赤变黑,就应该及时采摘。要是来不及采摘,绿豆爆裂开了,马上散落田岸上或岸边的水田里。所以,早季田岸上种的绿豆早熟的,就得先采摘下来,还没熟的,壳一般都是绿色的,可以缓一缓,待空闲时才去收成不迟。如果是晚季,在水稻开镰之前,一般要先把田岸上“九月豆”收割下来,田岸才好走,方便收割稻谷。

俗话说,种豆得豆。有苦就有甜。辛苦一季下来,看着收成的田岸豆,一种喜悦便油然而生。而今,那躬耕的模样仍留存心间。

食事



芋头月饼

□陈瑞芬

中秋前,目光触及茶桌上那一尺见方的大月饼,带着质朴气息。这时,又有同事拿着小月饼进来,说是她一位喜欢美食的小伙伴做的。掰开小月饼,发现里面是芋头馅,不由惊叫:“芋头还能做月饼馅,真新鲜。”

田间地头,常见一垄垄芋头。芋头偏爱潮湿之地,特别是近山的田地,芋头长相优美,叶子如莲叶般,层层叠叠,挤挤挨挨。中秋前后,正是芋头收获的季节,钟情芋头的人,中秋的午餐煮一锅芋头咸稀饭,晚餐芋头排骨。

对于喜欢芋头的人来说,芋头月饼无疑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。

我成长在惠安的农村,儿时的记忆里是没有月饼的。我第一次知晓何为月饼,是7岁那年的中秋前夕,小卖铺的店主托人过来唤我父亲,说县城的毛老师寄了月饼在小卖铺,让我父亲去取。毛老师是我父亲在小学的同事,那一年他已经调回县城教书。毛老师的月饼,让我以后在作文中写到月饼时,有了具体的形象和味道。

再往后,我常年在外漂泊,年初出门,年底回家,对中秋的概念渐渐模糊。只有在石狮工作那些年,每逢中秋节,必会放假一天。对于日夜不分、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,这一天的假期尤为珍

贵,其价值已经超过了月饼本身。

后来,我浪迹江南。再遇中秋节,我参加了中秋诗会。那是一场文学盛宴,将诗词与中秋民俗相结合,传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磅礴力量。诗会散场后,我独自走在热闹的他乡街道,抬头仰望,却看不見皎洁的月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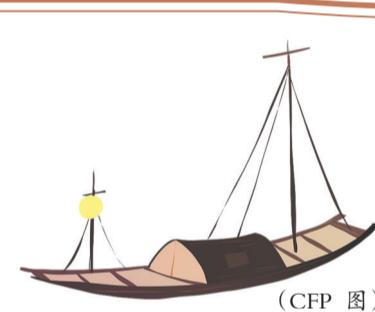
中秋最美的月亮,我只在小时候见过。那时候天气尚还闷热,母亲带着我们,抱一张草席睡在屋顶。屋顶为床,蓝天为被,母亲轻轻为我们扇扇子,月亮就在如纱般的云朵里钻进钻出。没有月饼的中秋,并不耽误我们赏月。

如今,街头巷尾遍布月饼,我们却忘了抬头看看旧时明月。

月饼的馅料繁多,常见传统的馅料有豆沙、莲蓉、五仁、蛋黄,现在又因着各人的口味增加许多,比如这芋头月饼。

母亲在世时,也最喜欢吃芋头。她临终前,最惦记的是想吃一块芋头,一碗芋头面线糊。可那时母亲已经一口水都无法入喉,更甭提吃芋头了。因着母亲的病,我们都忘了过节的日子。中秋节过后几天,母亲就离开我们了。

只是今天的月饼,还能用芋头做成。如果母亲还在,一定跟我一样,觉得很惊奇。



(CFP 图)

外婆早年离乡谋生。我对她的印象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些发黄的老照片留下的,照片中的外婆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卷发,穿着一身洋装和高跟皮鞋,和我们藏青布衣的打扮一对比,想必是位时髦女郎吧。

外婆的声音,大多时候只有在每年的中秋和年宵夜才能听得到。打长途电话前,母亲都会郑重地一遍又一遍提醒我,要怎样在电话里向外婆问好,因为那时候通电话,一分钟就要付一元钱。

外婆回乡,那更是多少年都不敢想

的,一方面是由于路途遥远花销大,但更主要的是手中的活不能停,停了怕少挣了工钱,更怕被老板炒鱿鱼。就这样,年复一年,直到那年秋天,外婆终于回到了故乡。

时光捋直了外婆的卷发,为她换上休闲装和平底鞋。她给我们带回美味的点心,那夜,我们一家人来到晋江边上赏月,边漫步江堤之上,边听外婆讲她在外边的故事。过去的多少年,外婆常常一个人打三四份工,一个班刚结束就得赶往下一个,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,有时候在车上睡过站,迟到被老板罚了钱,心疼好几天。母亲一直劝说着外婆,年纪大了,这趟回去就不要再这

么拼命了。

这时,外婆看见有三五艘小渔船停靠在堤岸边,便上前询问能否出船游江,待得到肯定的答复,我们便将刚才沉重的话题暂搁一边,兴致勃勃地上了船。一家人泛舟江上,赏故乡的明月。江风徐来,是那么恬静。月光洒向晋江母亲河,笼罩着小渔船,虽然人人心中仍有说不完的话,但那时都安静了下来,任凭那些思绪随着粼粼波光荡漾开去。

“这里的水已经是咸的了。”船家的声音打破了幽静,原来不知不觉中,船已驶到了入海口。外婆忽然激动起来,她探出头去凝望江水,微微颤抖着将一双手

伸出船外,捧起江水来,眼中满是故事,她又低下头,尝了尝母亲河之水,那滋味也许只有她自己才能明白。异乡打拼的岁月化作白霜爬上了外婆的发丝,看着这位又陌生又熟悉的亲人,年少的我不禁动容,这就是家乡的水,当年,外婆您就是由这江水承载着漂洋过海的吧?家乡的水咸中带着甜,当年,您一定在这儿,回眸,再回眸……

秋风掠过,我想起那个月夜,外婆捧着入海口的家乡的水。

我拿起手机和外婆视频通话,不用再掐着分钟数说话。外婆絮絮叨叨地问起天气,就像当年母亲反复叮嘱我该如何注意冷暖。儿子凑在镜头前兴奋地叫“阿太”,母亲和她拉家常,一聊就是许久。

回首



挖蛏子

□刘建阳

我的家乡靠海,从老家二楼阳台望去,映入眼帘的是无垠的大海。童年时,家家户户靠海吃海,大人小孩会利用闲暇时间,到海里“讨生活”,抓一些“海货”,打打牙祭,改善生活。

母亲非常勤劳,她既是村里小学老师,还要照顾一家老小,教书、种地、养猪、起厝,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。她也不让我们闲着,最经常让我们做的,是赶海挖蛏子。

海里出蛏子的时节,等潮退,我会约上三两伙伴,带上小桶和搪瓷脸盆碎片,向大海出发。

沿着海边走二三百米,有一方沙

滩,刚退潮时,靠近海水的沙面还沾着水,沙滩上布满蜿蜒的水痕。蛏子都钻进沙里,沙面上留着一个个针眼大小的孔。我们几人踱着碎步,弯着腰,在沙滩上来来回回仔细地寻找。找到小孔,脸盆片就派上用场了,对准小孔开挖。蛏子会往深处逃,得赶紧挖,看到小孔喷出水柱,脸盆片随手一扔,伸手一刨,一个黄澄澄、喷着水花的蛏子就在手里了。这种蛏子的壳是深黄色,和常见青灰色壳的蛏子不同。

蛏子钻得深、跑得快,挖起来并不容

易。一个下午,累得直不起腰,才能挖满一小桶。但小孩总是容易满足,看着小桶里蛏子挤得满满当当、壳挨着壳,从壳缝伸出的透明触须错落交织,像一幅让人眼花缭乱的抽象派绘画,心里乐开了花。

刚挖上来的蛏子,等吐完沙得赶紧下锅。当晚,用蒜末姜丝爆炒,不再加其他佐料,美味极了。夹起一枚,送入口中,海水的鲜甜,肉的弹嫩,蒜姜的辛香,配一口稀饭,简直是人间绝配。晚上,在院子里摆一张小方桌,一家人围坐一起,

津津有味地品尝蛏子,白天的劳累立马烟消云散。

在暑假的两个月时间里,我几乎每天都到海里挖一小桶蛏子,爆炒蛏子成了一道必备的家常菜。现在想来,当时日子过得清苦,挖蛏子不仅能贴补家用,也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习惯。

如今,老家那片沙滩成了旅游点。每到夏天,会有大巴车载来外地游客,在沙滩上体验赶海抓螃蟹、挖蛤蜊的乐趣。望着沙滩上游人,我还会时常想起儿时挖蛏子的场景。

老池塘

□骆明凤

他们蹲在青石板上,捧起水往脸上泼,发出舒服的叹息。女人们则三三两两聚在下游,一边洗衣一边拉家常。棒槌敲打衣服的声音,在暮色中传得很远。

池塘的水格外清甜。村里没通自来水时,家家户户都来这里挑水。李老汉家的扁担最是特别,两头挂着铁钩,走起路来吱呀作响。他每天天不亮就来,说是“晨水最养人”。后来通了自来水,他还是坚持来挑,说塘水煮的粥格外香。

记得有一年,井水都见了底,只有这口池塘还蓄着半池水。全村人排着队取水,没人争抢。

最难忘的是池塘水位降到膝盖深时,鱼虾就藏不住了。全村老少都会来摸鱼,那

场面比过年还热闹。人们拿着渔网,女人们提着竹篮,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泥里乱踩。泥鳅最滑头,明明抓在手里了,一不留神又溜走。有时摸到河蚌,就当场掰开,看看有没有珍珠。

我和堂哥比赛谁摸的鱼多,有一次我摸到一条大鲤鱼,鱼尾一甩,溅了我满脸泥。堂哥笑得直不起腰,结果脚下一滑,整个人栽进泥里。回家路上,我俩像泥猴,手里的鱼却还在活蹦乱跳。

如今老家,池塘还在,只是冷清了许多,青石板被磨得更光滑了,老柳树也更佝偻了。偶尔有孩子来玩水,也都是生面孔。自来水通了,洗衣机有了,很少有人再来这里洗衣挑水。

临走时,我把摸到的鱼都给了那些孩子。他们欢呼着,声音在暮色中传得很远。



人生的转机,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坚忍之中。



月光下的归期

□黄玉明

千年的潮汐洗不净
姑嫂并肩伫立的身影
千年的月光,也洗不去
宝盖山厚重的阴霾

——那些被时光揉乱的晨昏
正从万寿塔砖石的缝里
渗出苦涩的盐

南宋的风,仍在八角塔身上
刻下潮汐捎回的
沉入海底的,种种私密的图案

万国商船的帆影,是被塔尖
挑着航行,那沉入风暴的
终究没接住,塔顶目光的救援
宝盖山听懂了,每朵浪花的叩门
千帆过尽,你仍未归来

石龛里还焐着几封未干的信
月光来辘砖缝时
每粒沙,都喊着归期

万寿塔旁的相思树
却把痛,揉成根的模样
在地基深处,与僧人介殊
埋下的第一块石
相互辨认着,彼此世遗的身份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

扫描二维码

阅读诗会作品



桂香落人衣

- 天香生净想,云影护仙妆。
——宋·朱熹
- 前身原是疏梅,黄姑点碎冰肌。
——宋·朱敦儒
- 安知南山桂,绿叶垂芳根。
——唐·李白
- 何须浅碧轻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
——宋·李清照
- 广寒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。
——宋·杨万里
- 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
——宋·朱淑真
- 月色清且冷,桂香落人衣。
——唐·施肩吾
- 疑是广寒宫里种,一秋三度送天香。
——宋·王十朋
- 为怀山中趣,爱此岩下绝。
——宋·欧阳修

